

3-5 勞動力

我在T村時，最常聊天的對象是噶桑，而相處時間最長的則是家中女性：媽媽久美、巴姆和卡莉。從早到晚的放牧大小事和家事，幾乎都是由她們包辦。

2016年，媽媽久美52歲，已經育有5子，同時是5個小鬼的奶奶。這在村中並不少見，藏人習慣早婚，即使政府將法定結婚年齡調高，家裡的小女兒索莉在18歲時已經結婚生下一女。巴姆是家中次女，看她的外表總有她是大姐姐的錯覺，後來才知道她比我小5歲以上。嗯，巴姆不只是外表，由於她工作無比幹練，容易讓人覺得她很成熟。像巴姆一樣，年過25歲還單身留在家裡的女性並不多見，只比巴姆大兩歲的長女松相，長子已是讀小學中年級學生。但像巴姆這樣的勞動力，在獨子塔巴不結婚的家中顯得非常重要。畢竟，女性才是藏區的勞動主力。男性的勞動量相對來說非常小，主要在家畜換季要長距離移動，或是夏季草場家畜聚集時，才需要男性來放牧。男性最常作的，是修理柵欄這類需要很大力氣的工作，而且他們總是喜歡團體行動，修個柵欄還像遠足一樣，要買零食飲料帶著，做個5分鐘的工，就休息躺下喝飲料滑手機講屁話。

媽媽久美是家中的實質領袖，平常看似都是噶桑在發號施令，但只要觀察一下就知道誰才是老大。媽媽久美和巴姆沒上過學，兩個人完全不會講漢語，因此我得靠很憋腳的安多藏語，加上肢體語言，才能勉強和她們溝通。她們通常和牲口一起移動，到了初夏開始往山裡搬。住在家裡時，她們除了放牧以外還得打理家事伺候男丁，看起來更加忙碌，但不管去哪裡，都會感覺她們一直在工作。說是工作，但因為放牧對藏人牧民來說是「生活型態」而非正式的工作，因此放牧也是家事的一環。

我在第一次的田調就碰到噶桑家辦喪事，依據習俗，家中女性通通被趕出家屋，在附近搭帳篷。我當下看到人類學教科書中，過時的淨與不淨理論案例活生生在面前上演，心中非常衝擊。家裡沒有女人又有大量家務得做時，就可以看清安多男人們的廢。煮茶就算了，一旦碰到要做飯，他們只能瞎忙，浪費許多時間做出焦掉或味道不對的料理。在伺候客人時也很不俐落，當時噶桑甚至把我一個外人到處使喚，還稱讚我倒茶打掃很俐落，我聽了心中也只能苦笑。

幾天後媽媽久美應該是受不了了，就在帳房裡把東西煮好，讓男丁們去端來家裡吃，晚上她也偷偷潛入家中，靜靜地打掃完再離開。某個凌晨，我被什麼東西踢到，驚醒就看到媽媽久美對我做了個噓的手勢，朦朧中見她開始整理佛堂，換水點上新的酥油燈，回到屬於女性「穢」的世界。

兩年後的春天，我回到噶桑家打擾，根據那段時間對她們住在家裡時的貼身觀察，筆記中媽媽久美和巴姆的一天大概是這樣：

天亮，去提水燒水煮茶，準備早餐

到前院選牛開始擠牛奶，一天大約要擠 20 頭牛

餵桑

男性起床後幫他們準備溫水洗臉，準備早餐，招呼大家吃早餐

小孩起床後開始伺候小孩

收拾早餐的碗盤

把牛羊趕到草場

開始作家事，邊作還要邊帶小孩

打掃，一兩周洗一次全家的衣服

撿拾和整理牛糞

加工乳製品、糌粑

準備午餐

休息，巴姆有時會直接躺下午睡，但我從沒看過媽媽久美睡午覺

繼續作家事，重複上午做過的那些

準備午茶，一天至少要吃四餐

把家畜趕回畜欄或過夜的草場

男生回家，有時要準備他們的洗臉或洗腳水

煮晚餐，還要伺候男性先吃

收拾，結束一天，終於可以休息睡覺

即使是盛夏，黎明時也冷到接近冰點，她們得在此時去打水回來燒。噶桑家有水井算是方便，她們在山上放牧時，得拖著裝滿的水桶走十分鐘以上，這時候她們會用布條把水桶扛在肩膀或額頭，小步小步地移動。除了葬禮期間，我從沒看過家裡哪個男生扛過水，以至於我每次想要幫忙提水時，媽媽久美總是先說不用，巴姆則是看到我提起水桶就會擺出怪笑。家中女性負擔家事理所當然，卡莉用漢語和我說過「藏族男生只會吃和睡」，學藏語時的女老師尼瑪，也曾說羨慕外國人男生會做家事，和藏族人不一樣。尼瑪明明是北大畢業高材生，卻說如果不會揉麵煮肉，就沒辦法結婚，我聽到時只想吐槽：「那不要結婚就好啦。」

村裡的生活不需要時鐘，牧民的作息大致配合家畜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，因此夏季時大家普遍有慢性睡眠不足的問題。尤其是女性，得早別人起床晚別人休息，擠奶時天才破曉，但媽媽久美忙著指揮家中女丁，選出今天的擠奶標的母牛。她們總是可以迅速地找出正確的母子配對，讓小牛吸兩口奶之後，將牠綁到旁邊，接著開始擠奶。有時不只是巴姆，卡莉也得下場幫忙。卡莉雖然在城市住了多年，現在在衛生所當護士，但做起家事還是相當俐落，就是放牧的工

作有些生疏。偶爾媽媽久美叫我去放牛，卡莉會問我都不怕嗎？牛那麼大一隻她會害怕。即使如此，長期勞動力不足的家中，還是需要卡莉分擔工作。

早餐大多由媽媽久美和卡莉準備，牧民的早餐很簡單，就是糌粑和饊饊。有時他們會端出前晚吃剩的肉問我要不要吃，反正放在桌上，不吃就留到下一餐，不會產生罪惡感。在台灣和日本作客時，禮貌上別人端出的食物都會吃完，但在藏區，如果把碗中的食物吃完，對方就會覺得你還吃不夠，接著再幫你裝滿滿一碗。就算婉拒，對方至少也會再幫你盛半碗。即便後來已經沒人把我當客人，但吃飯時我們還是不斷上演飯碗爭奪戰，一定得用藏語明確地喊出：「我不要！」媽媽久美和卡莉才肯放過我的胃。吃飯如是，喝茶亦是如此。晚餐以外的進食，大多簡單且重複：糌粑、饊饊、奶茶。媽媽久美烤一次饊饊，就可以放上一兩周，要吃時切成塊狀，沒吃完的就和肉一樣藏到家裡桌下，下一餐再拿出來吃。因此實際需要花時間準備的，就只有煮奶茶。

媽媽久美和卡莉沒空的時候，才會輪到巴姆做飯。倒也不是巴姆的飯菜不好吃，我推測是家裡習慣讓巴姆做更多工作，因為她幾乎一個人便可以完成所有的放牧雜務。相較於巴姆在草原上的幹練俐落，她煮飯時的確畏畏縮縮，也給人一種做飯讓她焦躁的感覺。噶桑家的晚餐大多是煮肉湯和麵類，下午就會決定當晚的菜單，媽媽久美通常會毫不猶豫地拿出斧子剁肉，然後揉麵團，晚上變出好吃的碎肉湯麵條或是面片。如果當晚有手抓肉加菜，很早就可以看到她們開始燙肉，晚上的麵湯也會是更加濃郁的羊肉湯。巴姆在做飯時總是猶豫不決，在準備時也常聽她發出咋舌聲，似乎是覺得自己搞砸了而不高興。有時我甚至會想，是不是因為我在旁邊看她做菜讓她很不自在？放牧時我偶爾會拍她們在工作的照片，想要更確實地紀錄那些流程，此時媽媽久美的反應會比巴姆自在。但不管是誰做的晚餐，我都可以開心地吃上兩碗，接著再想要怎麼漂亮地拒絕她們添滿自己的碗。

巴姆是家裡話最少的人，永遠在默默地做事。在藏區，新玩意都是男生先入手，淘汰的再讓給女性。家中先有智慧型手機的是塔巴和噶桑，卡莉則是因為在都市待過且有固定收入，可以自己入手。我在T村的前幾年，一直看媽媽久美和巴姆還在用一般手機。媽媽久美很常講電話，不管是交代工作或和朋友聊天，而巴姆的手機似乎只拿來接家人的電話，除此之外幾乎看不到她使用手機。巴姆每天努力地擠奶、趕牛羊、整理牛糞、製作酥油……為了這個家無怨地付出，我常常看得動容，同時也覺得可惜。晚上整理筆記時，我偶爾會想，像巴姆這麼能幹的人，就這樣一輩子在這裡放牧她不會不甘願嗎？但下一秒又會想到，也就是待在這裡，達利才會如此幹練，要她現在下山去適應西寧那樣的都市生活，反而是強人所難。

卡莉和其他兩人不同，做菜比較偏向漢人的調味，但和我在台灣或日本習慣的味道完全不同，是種一言難盡的滋味。一開始我看卡莉炒菜時會加一罐調味料，以為是醬油，結果炒出來的菜味道又鹹又複雜，拿起罐子來看，上面寫著「綜合炒菜醬汁」，看起來成分非常多元。在那之後我才知道中國食品工業的厲害，小吃店和家中都用這類綜合醬料。有次，卡莉在下午和我說，咻力你難得來作客我們煮飯吃，天黑我從草場回來，看到卡莉真的拿出鐵鍋煮飯。本來覺得很開心，結果飯一咬下去，米沒熟、鬆鬆的，而且也沒味道。在高原要把飯煮好本來就很難，氣壓和沸點的落差，需要重新掌握。不過更重要的是，我猜他們也不在意白米怎麼煮才是好吃的。藏人在評論羊肉時人人都是老饕，但在米飯方面，我想他們大概只知道有和沒有的差別。除了飯以外，卡莉準備的菜還是那道「綜合炒菜醬汁炒羊肉」。

那天晚餐我吃得十分痛苦，但噶桑他們倒是因為難得在家吃到白飯而覺得新鮮，還問我在家是不是每天這樣吃飯。我苦笑說是，只是我們還會吃青菜，全家聽了大笑，說我們不吃青菜。牧民不吃青菜這個傳聞早就聽不少人說過，但實際長期住在噶桑家，我才知道真的是完全沒有青菜！就連去城市常住過的卡莉和塔巴，也對青菜毫無興趣。和以前物資匱乏的時代不同，現在每周都會有回族開著發財車來T村賣菜，同時和村民收青稞。買菜和賣青稞的工作，一直是漢語流利的卡莉負責，但除了用青稞換小麥以外，卡莉會買的永遠只有蔥和馬鈴薯，沒有任何稱得上青菜的東西。她們對青菜的厭惡程度讓人欽佩，有次噶桑出去和別人吃飯，帶了許多剩菜回家，媽媽久美盯著那些便當盒，將炒肉中混著的綠色青菜和青椒全都挑出來後，才和巴姆分享那些料理。我從旁觀看，她們就像是挑食的小朋友，不喜歡的一點都不要吃到！

卡莉偶爾會煮一些背德的食物，家裡同輩這時都會非常開心地加入。說是背德，其實也只是方便麵，但對飲食單純的牧民來說已經是極大的刺激。村裡的年輕人很愛吃方便麵，在台灣有去過原住民部落的人，也許多少可以體會這樣的感受。大家不想煮飯時，就會煮一大鍋的泡麵，但在藏區，狀況完全不一樣。

藏人野炊時不會煮方便麵，因為他們的海拔實在太高，水大概在 60 到 70 度就沸騰，煮甚麼都花時間，所以他們很少在外煮東西。一方面生火也會破壞草原，以至於他們的野餐幾乎都是乾糧。以前只有糌粑和饅饅，但現在已經進化到有包子、零食還有飲料。中國的主流泡麵是康師父系列，不管到哪都可以看到康師傅的身影。我第一次在中國坐火車時，每個坐長途的人都會身上帶幾包康師父，從上車到下車，一整天泡麵味都沒有停過。不過到了安多的T村，大家都指名要吃一種我在其他地方沒看過的「北京麻辣方便麵」。

卡莉從縣城工作回來偶爾帶上幾包，塔巴只要出去，回來也會提一大袋藏起來。我不是很清楚為什麼需要藏起來，只知道噶桑和媽媽久美在時，絕對不會

看到方便麵。只有在噶桑出去工作，媽媽久美也上山放牧時，卡莉和家裡其他年輕人才會默默掏出幾包方便麵，邊燒水邊問其他人要不要加辣。

方便麵是一種時尚又奢侈的享受，即使大家都知道它很便宜又容易取得，但在家中沒大人時，煮一碗方便麵仍然能夠讓大家擺脫無聊的日常。偶爾奢侈一點，卡莉會悄悄地拿出雞蛋打進鍋裡，其他人看到總會驚訝地歡呼，明明大家也沒多喜歡吃蛋。不過，平常爸爸媽媽在時，是不會有這些「舶來品」可以吃的。

「咻力要不要來一碗方便麵？」聽到卡莉問我這句話時覺得好笑又感動，他們願意和我分享對他們來說這麼貴重的食物，但這食物對我來說又太日常，以至於意興闌珊。我只好說：「我吃塔巴那碗一口就好，剩下的你們留著下次吃吧。」然後塔巴會露出猶豫的眼神，讓我不知道他是連一口都不想分給我，還是不懂為啥我要放棄這大好機會吃一整碗方便麵。總之方便麵下肚，那非日常的口感的確讓人感動，忍不住背叛塔巴多吃兩口。畢竟，如果真的嘴饞，村裡的雜貨店裡就買得到啊。

在噶桑家住越久，越清楚女性從早到晚都在忙著做家事，而且還被當成理所當然。之前在村裡還被建議如果單身的話要不要和藏人女生結婚，沒有去外地讀過書的女性很會作事唷。想到女性拚了命才有機會出去讀書，真的讀完竟然還要被扣分，我感覺很衝擊。但也表示，在藏區的大部分女性，還過著非常傳統的生活。整個社會的重男輕女讓人非常不習慣，每天看著女生做事覺得她們很辛苦，我不自覺地常想幫她們多作點事，但她們反而不習慣男性幫她們作家事，因為一切都是她們的義務。巴姆總是搖手拒絕我的幫忙要求，後來我看懂她們哪個時候大概要去做什麼事，也不多問就直接去做，久了她們漸漸習慣我這個「假給」提水打掃，媽媽久美也開始使喚我工作。

媽媽久美和巴姆在外工作時，頭上通常纏著像是粉紅色、紫色和蘋果綠等顏色飽滿的圍巾。這些顏色讓人想到台灣人冬季很愛的羽絨外套，也會聯想到蘭嶼達悟族阿姨們身上繽紛的衣物。我一開始看到她們把臉包住，以為和回族的習俗有關，後來去康區看到一樣的打扮，才知道他們是因為在烈日、風沙和雨雪中工作，需要多一份保護。

媽媽久美和巴姆不分季節，身上一直穿著藏服長袍，天熱時把上身解開袖子綁在腰上，冷天就在長袍內加件羽絨外套，長袍大多是深色系，尤其是巴姆，好像永遠是同一件黑的在穿。藏人穿長袍時習慣將右邊拉下，需要工作時便將那長長的袖子繫在腰上。雖然沒得到統一的答案，但據說露出右側是因為那邊是神聖的。藏區各地有不同的服飾流行，安多地區看起來是最樸素的，加上牧民

因為所在區域的關係，生活原本就較簡單，傳統流行素色的長袍外掛，T村的女性大多是這樣的穿著。

村子裡人人有件藏服長袍，讓我看得也想要入手一件。某次塔巴妹夫來幫忙時，聽說我想要藏服，很得意地說他媽媽很會縫製長袍，下次去他家可以幫我做一件，不用出去買。以前的長袍全都是手工，因為缺乏物資，長袍破了後會一補再補，要穿很久。但現在只要搭車去縣城，就有許多店家可以挑選。不管是現成的長袍，或是選布料款式請店家縫製，都不會太貴。除了日常穿著以外，也有節慶和結婚用的各式華麗藏服。姊夫仙巴一家，就曾為了拍家族合照幫兒子訂製氣派的金色長袍。傳統上各藏區有不同的流行服裝樣式，但在資訊流通和穿衣現代化的潮流之下，在安多的一個鄉下縣城也可以找到藏區各地的服飾。店家現在熱賣的女裝，是拉薩都市人流行的洋裝式薄長袍。衛藏地區已婚婦女才穿的一片式圍裙，店裡也看得見。我因為新鮮而買下圍裙的時候，卡莉她們笑著問我是要買給媳婦嗎，我作勢圍在腰上，她們更是捧腹大笑。那時買的長袍現在還收在家裡某處，重量接近5公斤，我光是為了帶回那件長袍，就多買了一件托運行李。在平地穿上它，就好像裹著一張羊毛和棉被出門，對亞熱帶小島居民的我來說，完全是無用武之地的厚重贅物。

長袍看似不便，其實是高原極限環境下的智慧結晶。從以前騎馬到現在騎摩托車，長至膝蓋的袖子可以保護手不外露吹風，還備有行動廁所的功能。以往在草原上隨時可以便溺的習慣，牧區到現在還是沒有太大改變。即使大家已經蓋了固定家屋，房子也比以前氣派，但牧民仍然沒有習慣設置廁所。相較之下，安多的農村現在家家戶戶都會蓋糞坑型的廁所，氣派一點的還會在家裡設置馬桶。因此，在牧區要上大號或是女性要解決時，只要蹲下並用長袍蓋住，就有基本的遮蔽，在嚴冬時也有讓身體不直接面對風雪的功用。我有次冬季在康區搭車，車內有人說要上廁所，司機停下後便看婦女和小孩走到附近，還沒離開我們視線，便蹲下開始方便，雖然有些尷尬不習慣，但我看著不禁佩服他們適應生活的方式。

雖說處處是廁所，但大家在家屋附近和村裡如廁，還是有些規矩。記得我第一次去短期作客時，因為不知道哪裡可以上大號，忍了三天回到縣城才解決。貴南客運站有我人生中見過最惡臭恐怖的公廁，我到現在還餘悸猶存，光是想像氣味就逐漸湧出。誰知道自己後來每年都去，縣城內又沒有地方可以借廁所，還是得常常面對那間惡夢公廁。我第二次到T村後，滞在時間漸長，必須面對排泄問題。那時塔巴只和我說哪邊都可以，還告訴我黨的村辦公室後面有一間公廁可以用，但我光想到貴南的廁所就湧上噁心感，無法考慮。（後來因為好奇心驅使去看了一次，真的如我想像的那樣不堪）有次因為緊急，我便在後院有遮蔽物的地方解決，後來姊夫仙巴問我說你是不是在那上廁所，還提醒我那個

像高台一樣的地方放的是擦擦，一種泥塑的佛像，附近不能便溺。我聽了才知道其實如廁還是有許多眉角，但仙巴也說不出個所以然，下一句接著和我說草原上都可以。

根據我自己的觀察，女性還是會比較在意，會挑看不見的地方，像是草原的凹陷處。奇妙的是，我從沒在家附近看過誰在上大號或是疑似剛上完，只偶爾會看到上過的痕跡。白色的衛生紙在草原上相當顯眼，幾乎不會有誤踩別人糞便的問題。偶爾我挑到一個自覺不錯的地方，便會想說那隔天是不是可以再來，但只看大家的痕跡分布，好像沒有個固定上廁所的地方。男性小便時大刺刺到只要轉身走兩步背對人就可以開撒，只有我一個人不好意思得走到遠處解決。

雖然大多時間都裹著厚重的衣物，但比起我們，藏人牧民更不在意身體被別人觀看。有天，村裡鄰居帶著乳嬰來串門，聊天聊一半嬰兒開始哭叫，媽媽毫不在意屋內有男性，拉下長袍掏出胸部餵奶，餵到一半還開起玩笑，婦女們輪流掏出胸部看嬰孩是否要吸，媽媽久美似乎意識到了我的尷尬還對著我笑，講給其他婦女聽，大家笑成一團。

可以用金錢輕鬆購入衣物後，媽媽久美他們自然也不太寶貝長袍，我常看她們把換下的長袍亂丟。長袍有時被曝曬在柵欄上，有時被直接鋪在地上。在T村的家裡，她們每隔一兩周會從倉庫搬出洗衣機洗濯，但長袍是無法丟進洗衣機的巨大衣物。長袍既不是直接貼身的衣物，又是較厚的表層布料，所以即使被各種粗魯對待，長袍還是可以穿一段時間。而且，雖說只要付錢就可以買到新的，媽媽久美還是會物盡其用，拿長袍當帆布來蓋東西。有次，她趁下午比較悠閒，拿出剪刀和針線，對著看起來要淘汰的長袍比劃。正當我以為她要開始補衣服時，她已將長袍剪成好幾塊，東拼西拚，最後竟然將那些布做成兩件圍裙。圍裙是婦女必備物品，尤其是在擠奶時，可以防止乳汁潑濺，和小牛往母牛蹭上來時沾染的各種污漬。媽媽久美在做好圍裙後，自己放在腰前比了一比，接著身體搖擺起來，穩重的媽媽久美瞬間變得很可愛，我不自覺笑出聲，她轉頭看我，尬笑了一下，但似乎很得意自己的作品，將圍裙舉高對著我，像是希望我幫她拍張照。

2016 那年，噶桑家養了一隻棕色大狗，長得十分可愛，沒有藏獒那樣兇悍的臉，倒是有點像憨憨的哈士奇。不分品種，狗在藏區是危險的動物，即使飼主家中的小朋友可以肆意欺負牠們，但外人一靠近，牠們便隨時可能撲上攻擊。即使噶桑家住在村裡最密集熱鬧的地區，但他們說偶爾牲口還是會遭到狼襲，家裡也因此決定養狗。包括塔巴在內，所有牧區長大的藏人朋友，都不斷警告我在草原看到狗的時候，得馬上蹲下，撿起身邊的石頭，作勢投擲。這種威嚇

動作似乎是自保的基本，他們就像刻在基因裡一樣熟練。我曾以為狗是很聰明的動物，一旦記住你的味道，即使是客人也不會攻擊，但現實似乎不是這樣。有次前往友人家的夏季牧場，他叮囑我他們家的狗很兇，絕對要丟石頭嚇走牠。隨著每天和他們兄弟一起玩狗，我以為狗已經記住我了，想不到晚上走出帳篷上廁所時，狗對著我低吠，朋友也衝出來擋在我前面，說牠很危險，他會看住狗讓我放心去如廁。那時我才從都市人的認知完全調整過來，確認了狗是對人有威脅的動物。也因為這樣，回台灣後我變得會對野狗和沒上繩的家犬保持警戒，常常想要拿石頭或其他東西驅趕牠們，被不少朋友笑太神經兮兮。

噶桑家的狗倒是很快就記得我，或是說，每天從早到晚相處，時間長了牠想忘記也難。早晚我在草場散步時，牠會尾隨在後，羊群似乎也習慣狗的存在，不會特別因為狗的接近而起跑逃走。狗最愛跟著媽媽久美，因為準備食物時，媽媽久美都會丟些切下的肉骨給狗，晚餐吃剩的骨頭和剩菜，也是由媽媽久美收集後發給狗。雖然吃到一半偶爾會有人直接把不想啃的肉丟出，但狗認定的衣食父母應該就是媽媽久美。

某天早上，我在院子沒看到狗，到後方的草場散步才發現狗躺在那，以為牠在睡覺。走近一看，地上有一口血跡，看來狗不知道吃錯了什麼，在前一晚死了。我跑回家和家人講這件事，大家聽了卻沒什麼反應。塔巴和我解釋這種事不少見，狗可能誤食了別家下的老鼠藥，或是真的吃壞肚子，加上環境嚴苛，狀況不好的動物通常很快就會死掉。

早飯後，媽媽久美叫我跟著她出門，我們走到草場狗死掉的地方，她示意讓我抬起狗的兩條後腿，她自己拉起前腿，試著把狗的屍體拖到草原中央。我從沒想過動物死後的僵直，會讓屍體變得那麼沉，雖然拖著的是昨天為止都還一起生活的動物，但我當下只希望媽媽久美趕快說：「好，我們到了可以放下牠。」

就這樣，我們拖行了體感時間很長的一段路，媽媽久美才說可以放下。我們把屍體丟在草原，媽媽久美沒有任何動作，逕自回頭往家的方向走去。我沒辦法這樣放下，留在原地雙掌合十，總覺得需要做些什麼，但腦中一片空白。我只好重複念幾次藏語的六字箴言，而後轉身離去。

這件事在我心頭放了幾天，還是覺得衝擊。雖然知道牧民有種和天葬類似的葬法，稱為風葬。顧名思義，風葬是將死者放在人煙稀少的草原遠方，讓其自然風化或被動物啃食。但媽媽久美和其他家人那樣毫無反應的反應，讓我很難接受。幾天後，家中三隻母牛生了小牛，牛仔因為太小還沒辦法放到山上草場，所以被養在後院。我看著新生命，覺得有些欣慰，但媽媽久美他們也沒特別反應，機械式地定時用奶瓶餵養脆弱小牛，或是在母牛傍晚回到家後院時，讓小

牛去團聚喝一下奶。

後來我才想通，在高原，經常面對頻繁的生命來去，藏人的應對平淡自然很理所當然。就像面對人的生老病死時的大悲大喜，看似誇張，實則是他們長年的環境和文化累積而成。像我這樣生命經驗和他們天差地遠的人，自然無法馬上習慣。

媽媽久美和兩位姊姊都非常溺愛塔巴，塔巴偶爾要開車去縣城找朋友，媽媽久美便會從長袍中掏出鈔票塞給兒子。媽媽久美在長袍中塞東西的方式堪稱魔術，她每次掏出不同物品，我便在心中鼓掌，彷彿直擊一場街頭藝人秀。但這其實是村裡中年婦女都擁有的技能，隨著大家穿著現代服飾比例變高，比起在長袍各處塞東西，她們更習慣把隨身物品往口袋放。卡莉和巴姆偶爾也會塞錢給塔巴，但塔巴帶我出去鬼混時，我從沒看他花什麼錢。在村裡除了上雜貨店和唯一一間小吃店以外，是沒地方使用現金的。

偶爾，會有些行商人開著貨車前來買賣東西或交換物品，我待在村子的期間，碰到的賣菜、毛毯地毯商人，都是從海東來的回族人。媽媽久美因為不會漢語，在和他們交易時都得比手畫腳，很難砍價。有次她便把我招來，叫我和商人殺價，希望可以便宜買到新的毛毯。商人大叔看著我滿臉疑惑，但對我的喊價完全不為所動，直說我們開那麼遠來不能再便宜了，媽媽久美則是在旁邊不斷擺臭臉，我知道這是她的殺價策略，但完全沒效。媽媽久美雖然對塔巴很大方，但平常可不輕易掏錢，雖然決定要買，但也不想付現金，找我從倉庫拖出幾大袋羊毛，最後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拿到毛毯，還不忘在羊毛的價格上也囉嗦幾句。回族商人臨走前，問我是哪裡來的人，為什麼在這裡，我笑笑地沒多說什麼，讓他們帶著困惑離開。畢竟台灣人在村裡住一事，有些遊走在法律邊緣。

媽媽久美只要和噶桑去貴南，通常都會大採購，一次買齊各種生活用品，有時也會買些奇妙的東西。巴姆的衣物總是由媽媽久美直接買回，即使後來噶桑家在縣城添置了公寓，我也沒看過巴姆去貴南。媽媽久美會從縣城帶回許多便宜的塑膠日用品，很快就粗暴地用壞，然後碎嘴抱怨。牧民的時間流動方式漫長緩慢，但女性們在做家事時，卻總是急躁粗魯，我想還是因為他們有做不完的事。塑膠最怕高溫，大家又習慣在火爐附近做事和圍著聚會，勺子、漏斗等東西，三天兩頭就被熔化變形，馬上被婦女丟進火爐燒掉。有次仙巴的兒子帶著自己喜歡的塑膠小狗模型來玩，沒想甚麼就往火爐桌邊一放，沒多久就聽他哭叫，大家看著塑料狗狗的腿變得像章魚一樣扭曲，想笑卻又不能笑，只能安慰他說再去縣城買。

有天我被指派任務，得一個人把牛趕回家，心想這麼重大的任務交給我好嗎？同時又有一種被信任的成就感。工作結束回家休息沒多久，噶桑夫妻從縣城回來，拿出這次買的東西一個個展示。在眾多日用品之後，媽媽久美拿出雙明顯是山寨版的愛迪達潮鞋，我看到鞋底側面的多色裝飾忍不住笑出來，笑得媽媽久美也忍不住開始笑，還把鞋拿高展示一圈，接著問我要不要，可以送給我。接下來那段時間，只要看到媽媽久美穿著那雙山寨潮鞋工作我都會笑，她大概不知道那雙鞋在日本台灣被炒作成甚麼樣子吧。

家裡的女性和男性不同，對新奇事物的好奇心從不外顯。每次我帶什麼東西去，噶桑和塔巴都會說要看和把玩，塔巴甚至會指定說他想要什麼，讓我從國外幫他帶去。媽媽久美和幾個女兒從不說這些話，只在男性把看完後接手拿一下，然後東西會回到我的手上。物品如此，食物也是如此。我每次帶的伴手禮都是噶桑先享用，其他男性接著，最後媽媽久美才不太好意思的拿起一個塞進嘴裡。巴姆甚至會搖手說不用，然後拿起盒子要把剩下的食物收起來，好像什麼貴重禮物似的。這時我都會和巴姆說：「你也要吃啊。」然後巴姆會用眼神和媽媽久美確認，最後勉為其難的拿一個出來吃。巴姆在家時的卑微，是我很難知道答案的事，總覺得問了大家可能也不會回答。安多藏語沒有餅乾、蛋糕這些詞彙，最後都得用麵包一詞來統稱。咻力帶日本麵包，台灣麵包送家人，大家也不習慣一次吃完，媽媽久美她們總是還剩大半盒就想收進櫃子。我問他們好不好吃時大家也吱吱嗚嗚說嗯嗯好吃，噶桑有時還會反問：「你們台灣日本都喜歡吃這些東西嗎？」這還真問倒我，換我吱吱嗚嗚說不清。

塔巴從認識我開始，就喜歡和我喝咖啡。到我的宿舍會問可不可以泡咖啡給他喝，也曾被我帶去西寧的咖啡店，然後問我為什麼咖啡那麼貴。後來塔巴只要聽說我要去T村，就會叫我帶咖啡去。家裡只有塔巴一個人喝咖啡，噶桑擺明打死不喝，所以我會另外帶茶葉送他。有次塔巴興沖沖在家裡泡咖啡，媽媽久美坐在旁邊，我半惡作劇地問她要不要喝。媽媽久美搖了搖手拒絕，想不到塔巴開始勸她喝。媽媽久美拗不過兒子，只好拿起來輕嘗一口，馬上把臉移開，問說這怎麼比藥還難苦，為什麼有人喜歡喝這個？她那痛苦難過的表情，我至今無法忘記，想起來還會偷笑。

村裡的女性都留著一頭長髮，頭上還綁著一些髮飾。不只是村子，我記憶中認識的安多藏人女性清一色都是烏黑長髮。因為這樣，幾年前我看到來日本交換學生的安多學妹，留了一頭俐落短髮造型時，心中著實震驚了一下。從自己交換學生時期開始，藏語老師們就多次談起頭髮對女性的重要性。女性削髮是一件大事，她們可以修剪自己的頭髮，但只有非常事態才會把一頭長髮剪掉。一位老師說：「我們藏人女性決不會輕易剪掉自己的長髮，如果爸爸幫你定了婚約，但你怎樣都不想嫁他的話，女孩會用理髮來抗議，家人看到，可能會因為

這種決心而退縮。」女孩理髮就是一件如此驚心動魄的事。

當然在都市念書工作的藏人女性越來越多人打破這樣的傳統。後來我在日本遇見越來越多短髮安多女性，她們也不在意頭髮的長短，覺得只要好看或方便就好。從村裡的男性角度來看，可能又要抱怨女性被汙染，不再是以前的傳統好女性了吧.....

看舊照片會發現，以前藏人男性很多也是留長髮，但在中國的教育體制下，他們從小學開始習慣短髮，久之蓄髮的男生也少了。偶爾看到蓄髮的牧民或是修行者，我都會目光忍不住停留在他們身上，師匠還說想要找攝影師來幫長相狂野的牧民們拍照出攝影集。我在 T 村的田野期間，不過是留了撮馬尾，噶桑就問台灣男生都留長頭髮嗎？

藏人的女生不但很少剪頭髮，連洗頭都一兩周才一次。在家裡要洗頭時，媽媽久美和巴姆會幫對方燒熱水，加入裝著冷水的臉盆，慢慢調節溫度，然後把頭髮浸濕，抹上洗髮精。到沖完頭只需要用掉一個臉盆的水量，堪稱省水達人。她們沒有用吹風機的習慣，因此洗完頭必須儘快用毛巾擦乾頭髮，然後綁上簡單的頭飾或髮帶。不過如果下到縣城的公寓，媽媽久美就可以悠哉地用現代浴室洗頭，然後她會讓鄰居阿姨在客廳優雅地幫她的頭髮上油和綁新髮型。先將長髮的中間紮許多小辮子，接上個像織布機的髮飾讓辮子整齊排列，髮尾再吊個大的珊瑚髮飾。從拆下髮飾、洗頭、結小辮子、接髮等步驟，整個弄下來大概要幾個小時，不下於我們去美容院。唯一的差別就是，媽媽久美做一次這樣的造型可以維持一季不用梳洗。花時間做的造型讓媽媽久美看起來非常華麗，此時的她和在村裡放牧苦幹的女家長不同，是個漂亮的婦女，反差有趣。

現在不知是嫌麻煩，還是審美觀轉變，村裡的年輕女生幾乎已經不留那樣複雜的髮型。一樣是長髮，但大部分女性的髮型是單純的馬尾或是辮子。巴姆就是最好的例子，不是散著長髮就是把自己綁成麻花辮，套上一個隨處可見的塑膠髮飾，也許是兼顧長髮與便利性的最佳解方。

藏人的髮飾非常華麗而且沉重，不只是髮飾，珊瑚耳環也因為太重，除了耳洞以外還得另外用一條繩子綁在耳朵上固定。看到她們盛裝時，會覺得是不是把值錢的東西全頂在身上。人類學也一假說，推測蒙藏牧民讓女性全身帶著寶石金銀飾品，是因為女性和身上的貴重首飾一樣，都屬於家庭或是男性的財產。到了現代，雖然女性頭髮短了，不再天天戴著沉重首飾，但她們對珊瑚和寶石的愛還是沒有改變，仁清家如是，媽媽久美也是。

2017 年 2 月，在東京外國語大學有一場研討會，主題是安多牧民的世界。師匠

因為要上台報告找我參加，我也樂得去見安多的留學生朋友們。第三天有個項目是紀錄片播放，東京外大的研究團隊請當地的導演拍了一支記錄片，紀錄牧民一天的生活。在研討會上首次公開前，我興沖沖的問朋友們要不要待到那時一起看，所有藏人都拒絕。

「為什麼我要花時間看我們的日常生活？」

他們的回答讓我無法反駁。影片放映完進入Q A時，有一位觀眾問：

「整部片幾乎都是女性，家裡的父親除了念經和出去購物外，沒有其他鏡頭，那男生平時都在幹什麼呢？」

安多出生的導演有些尷尬，不知道要回應什麼，日本的教授說因為藏區還是比較傳統重男輕女的社會，所以女性得包辦比較多的家事。

我想起家裡的媽媽久美和巴姆，在心中冷笑地回：「還真的是比較多而已吼。」同時也希望沒來看的安多朋友們都聽到這個問題。那些在外地學會了獨立生活，一回到家又變回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少爺們。